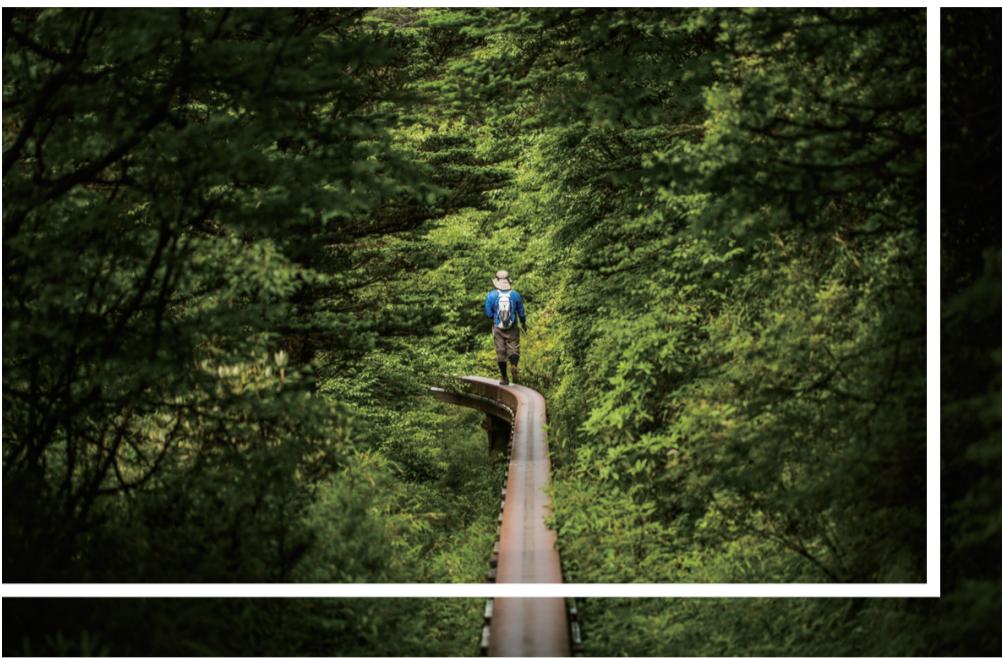


2017



从京城的金缕梅到束河雪山的瑞香狼毒，从崇左的球兰到川西的红花绿绒蒿，再到台湾的玉蕊和玉叶金花……“花日历”里记下的是爱和成长。

“你知道这么多植物的故事，不如我们用视频的方式分享出来。”在桔子的建议下，2013年，两人开始拍摄植物科普系列短片，取名“花日历”——每集三五分钟，讲一种应季植物。“植物学有很多具象的东西，用视频表现比文字要来得直接得多，可能文字两千字都表达不清的东西，视频30秒就能解决问题。”顾有容负责发现和讲解，桔子负责拍摄和剪辑。主要是讲一些跟进化相关的故事，“我希望做这样一个视频，是能通过这种方式把植物背后的故事讲出来，包括它适应环境的方式、繁衍的方式等，大多都是有科学家已经研究过，有一个完整的故事，这样植物的形象就会丰满很多。”虽然，一开始只是自娱自乐，结果视频出来，很多人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两人就持续做到了现在。目前已经拍摄了将近百来条视频，但并没有完全发布出来。

“花日历”的第一个视频是《劝君莫惜金缕衣》，主角便是金缕梅。“北京最早盛开的露天花卉是什么？迎春、连翘还是玉兰？都不是……”顾有容以这样的方式引人入胜。伴着清婉悠扬的旋律，他对金缕梅的外形、繁殖等特征娓娓道来，还冷不丁地搞笑一把增添趣味，比如当镜头中出现一只食蚜蝇飞向金缕梅时，他解说道：“金缕梅的花粉花蜜很少，蜜蜂是不屑一顾的，但似乎食蚜蝇却不嫌弃这么少的报酬，非常知足啊。”画面上还为认真采蜜的食蚜蝇配有一行解说词“舌头舔花蜜ing”，让科普内容也接上地气。

最初，顾有容只是打算随着季节变换，拍摄北京花开的状况，但慢慢地，他们开始走出北京，去到全国各地找寻植物进行拍摄。因为顾有容的很多工作本就需要在野外开展，从那时起，拍“花日历”成了他们特别的谈恋爱方式，也成了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的“借口”。从京城的金缕梅到束河雪山的瑞香狼毒，从崇左的球兰到川西的红花绿绒蒿，再到台湾的玉蕊和玉叶金花……

虽然，视频的剪辑和后期比较耗精力，但两人并没有让做视频科普这件事影响到正常工作和生活，本就是当做生活中的余兴节目，极少会特别为了拍某种植物而特地去做

功课，也就没有所谓的选题策划。“经常是今天去了植物园，就地取材，看看有没有适合分享的故事，如果有就把机器架起来先拍，非常随机，一般来说，出去一次，能拍个两三种。”这并不代表视频的制作是随意而为的，不需要选题是因为内容和信息都在顾有容的脑子里了，并烂熟于心，他完全可以凭脑内的知识积累来进行脱稿的自由发挥。不过，要掌握如此丰富的信息量和广泛的知识面需要持续不断的积累，平时顾有容会看很多文献资料，碰到有意思的内容，他就会有意识地记录下来，为日后的素材做准备。

据说，“花日历”第一集上线的时候，两人还只是男女朋友关系，随着“花日历”一集集的制作，也记录下了他们升级成为夫妻档的过程；再到女儿米花诞生，状态又演变成了“扛着娃四处拍”。



他说，科普是科研工作者的天职

除了在线上活跃，顾有容也积极参与到线下的科普活动中去。因为担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科学顾问，他做了很多跟濒危物种保护相关的工作，也算得上是这几年的工作重点。这是一个相对更有难度的科普领域，据顾有容介绍，濒危植物最主要的濒危方式是栖息地破坏，由于这种原因导致濒危的植物，其实大多都不被人们所了解，所以这类植物的科普文章就很难写，除了基本描写，没有什么故事可说。但还有一种濒危方式是由于过度运用导致濒危，“这些就相对好写一些，因为其中大多数植物有重大的经济价值或者是拥有很长的应用历史。比如人参和石斛就是很典型的濒危植物，但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事实，更有甚者还在大肆渲染这些东西多么值钱，这对濒危物种的生存会造成极大的挑战，所以急需通过科普和传播来引起重视。”

“我们希望培养在地的植物爱好群体，来做一些濒危物种分布信息的调查工作。”为了支持这项调研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一些组织制作了一款名叫“自然观察”的移动端应用，“如果出门看到奇特的植物，你就可以把照片和位置信息上传到App的数据库，以便我们来进行物种分布方面的分析。”参与这项工作，并没有专业门槛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，并且上传者也会收到鉴定信息的反馈。

“这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公民科学，但在国内，植物方面几乎是空白。”所幸，这两年，随着植物爱好者逐渐增加，形成了一些松散的小团体，他们会一起爬山看植物，顾有容希望这些力量能凝聚起来，为濒危植物做点事情，“我们会为此组织一些线下活动，来召集大家把这套信息收集方法利用起来，类似的活动在四川、青海、广东等地都开展过，也影响了一批人，但影响力还是比较小，希望有资源来做更多的活动，把更多的人调动起来。”



顾有容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和科研，而他参与的这些和科普相关的工作只是个人爱好，“科普工作与我的绩效考核毫不相关，如果完全脱产去做科普，是肯定养不活自己的，所以只能做一个业余爱好。”

“实际上，要把一个科学问题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，需要做的功课是非常多的，此外还要写得有趣好看，更是难上加难。”在顾有容看来，写科普作品是一种在短时间内更加密集的脑力劳动，而科研则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需要不断做重复工作的“体力活”。

科研和科普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所要付诸的工作实际大相径庭，但两者都是顾有容所热衷的领域，他的付出或许并没有直观的回报，但他依然充满热情，“科研工作者来做科普应该算是天职，可以说科研工作者是拿着纳税人的钱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，所以我们是有义务把自己学到的这些知识来反馈给公众的。因此，在我做的研究中，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它不仅能让我很兴奋，我也希望能把这种兴奋以及得到答案的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。”

让顾有容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去见自己的导师，导师向业界泰斗介绍顾有容说，“我这么多学生搞科研，只有这个学生是搞科普，可有名了。”顾有容自嘲是自己在科研上没有做出好的成绩，但至少在科普方面是做了一件被导师认可的事情，还挺欣慰的。